

光緒壬寅上海
文瀾書局石印

第三批

後漢書注又補

嘉興沈銘傳

余既以後漢書補注宋板歸書小湖副憲矣垂於殘年無可
正日仍談問是書偶有所得悉師月善志記於本書眉端荷
越乃荷任之父見其本傳而定字先生以前書有節述郭相
疑任爲越相後人此則先生偶大疑遠達意元年始置博陵
郡是相帝時員帝注引地理風俗記云云亦仍水經注之馮
注橋李偉爲醉二字者春秋經於越敗吳於檇李公羊則
書橋爲檇杜洪勝李吳郡吳縣南醉李城此以橋爲醉之
所助而其字未有明證許以重說文橋从木有所造爲切
重讀東韻並遵緩切賈思謨錄李法禮可以杖微打岐聞正
月復打之是子此釋橋之義亦釋越爲切之義越絕書則作
就李又云吳王曾醉而施於此醉醉字古音多通相橋之爲
醉亦猶美里爲彌里孟津爲盟津降師爲賁師濟沔爲池
博阻爲博阻耳然則注橋李當以說文爲主而後通之醉不
得併以爲醉二字爲了義也余爲此說非學友聞先生之詳
友學問之道苦涉大水其無津涯難取識小之舊黨爲所及
追憶庭訓益以前年緒言爲又袖一卷使讀是書者於日月
經天之後又得炳燭微光未足非好學者所許又後漢書思
志荀司馬彪續漢書有志三十卷梁劉昭注唐以前本各爲
書宋乾興中判國子監余始建議合刊並研究宋集則云准
今汲古閣毛氏本以志三十卷爲人列傳前殊亂體故又

史記書上集

後漢書注又補

後漢書無表未迎坊郎權豐州司戶參軍張方在河東王侯
表一卷異姓諸侯表六卷百官表十一卷其里探人 四
庫全書外間不易得見惟朱自校校同錢竹汀少詹師均何
譽言請求得之而定字先生之書於有亦補之義也讀之則
意以爲然否道光十三年癸巳小除夕嘉興沈銘傳書於沈
松閣

先武紀上界天鳳中適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

趙雲松曰漢時凡受學者皆往京師蓋遵秦滅學天下既無
書籍又少師儒自武帝徵用儒學立五經博士爲之置弟子
員宣帝始自置置於是施孟梁邱京氏之易歐陽大小夏侯
之書齊魯韓之詩大小戴之禮嚴顏之公羊春秋歐陽江公
之穀梁春秋皆在太學成帝末補弟子至三千人光武中興
起太學博士舍肅宗又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主詩左氏
春秋博士立學官然皆置博士弟子而置博士千八百五
十室梁太后詔大將軍主六百石孝建弟子就學自是尚學
日盛至一萬餘人上之樂學者必以京師爲歸光武初之長
安受尚書楊終年十 爲小史太守司以才道許以師受業
周若少遊京師學古文尚書至氏傳由居蠅始與諸陰王
居同在太學張衡入京師遊太學遂通五經魏朗亦詣太學
受五經任延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隱名太
學魯恭年十六與母及弟不俱居太學閉戶講誦包咸少時
受業長安師事博士石仲卿君魏應詔博士受魯詩如此之

類不一而足蓋其時郡國雖已立學如文翁之治蜀脩起學館招弟子爲學官童子宋均之合辰陽立學校任延爲武威太守立校官令椽吏子孫皆請學受業李忠爲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漢儒習禮者又爲容故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士善等謂之家語通者皆宗之頌即容字然經義之專門名家惟太學爲盛故上無不遊太學者及東漢中葉後學成而歸者各教授門徒每一宿儒門下著錄者至千百人由是學遠天下矣

和戎卒正

陸稼書云祁彤傳作和戎卒正注疑引宋魏記內一作和戎

一作和成必有一誤

五校

五校本本作五校較與校同官名也史記衛將軍傳有左校此書官志有右校史記陳涉世家有左右校并三校四校六校七校八校九校之名雜見諸書又老校小校字亦習用

建武六年六月詔并省四百餘縣

馬貴與曰光武以官多役繁乃并省郡國十縣道侯四百餘所其後亦爲十三州部漸復加置郡國至於漢獻凡百有五爲縣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東樂浪郡西敦煌郡南日南郡北雁門郡西南永昌郡四版之盛一如前漢○錢辛楣曰以愚觀之亦未盡然泰山之華嶺志所無也而光武十王傳稱永平二年以華嶺益琅邪是明帝之世尙有華矣廬江之縱陽亦續志所無也而謝承後漢書稱劉詢除縱陽長騎驍仕

於鄧太后時是安帝之世尙有縱陽蓋皆世祖所省乎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

馬貴與曰武帝建元初行三銖錢後罷三銖行半兩錢後乃更鑄五銖王莽變漢制更造大錢重十銖又造契刀錯刀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百姓憤亂其貨俱廢至世祖復行五銖錢天下賴其便

建武二十三年九月辛未陳留太守王況爲大司徒

王伯厚曰虞延傳注引謝承書以況章和元年爲司徒據此則謝書誤矣

李昉紀詔曰安車轆轤供綬執校

轆轤以蒲裹輪也徐禰傳欲蒲輪聘韓楊厚傳贊仲桓衡宋簡輪歷尋皆是史記秦始皇王至泰山下諸儒議曰古者封禪爲備車應鶴山之土石草木漢書武帝紀遣使者安車蒲輪徵魯申公

永平十一年百姓殷富粟斛三十

牛斗斛斛一斛三十錢是一斗僅三錢也與元初四年三公山碑中所云國界大豐穀斗三錢之語正合○光武紀王莽本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獻帝紀興平元年穀一斛五十斛豆麥一斛二十斛治世亂世穀數相懸如此

孝和紀朕望長陵京門見二臣之寵

二臣者蕭奮也此後世功臣陪葬之始
孝安紀永初元年癸酉調楊州五郡租米

顧亭林曰注謂揚州領大郡皆極遠蓋不調也按顧帝建
下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安帝時未有吳郡止五郡無可疑
者注非

康帝大傳張禹爲大尉

此張禹和帝時爲大傅安帝時以定策功封安鄉侯前書成
帝時張禹爲丞相封安昌侯是漢有兩張禹

李廌紀乙亥詔益州刺史器子午道開斜路

今長城縣有二漢碑一漢中太守郭君碑立於永平六年一

司隸校尉楊賜文石門頌立於建和二年皆開斜道者

陽嘉四年春二月丙子初聽中書得以養子爲後世襲封爵

順帝之復位半由宦侍之力故選之何厚此中官得以養子

養爵再傳而後曹操繼之遂移漢祚其所由來有漸矣

永建四年分會稽郡爲吳郡

漢時分郡邊關卽如會稽郡明後及今之江浙二省頗真子

錄云漢郡之大只以會稽一郡攷之爲縣二十有六矣卽蘇

州也烏傷卽婺州也毘陵卽常州也山陰卽越州也由奉卽

秀州也太末卽衢州也烏程卽湖州也餘姚卽杭州也鄞卽

四明也以此考之則今浙東西并蘇松常乃漢之一郡耳

李賢紀本初元年能通經者各合陸家注

顧亭林曰家法謂如詩有齊魯韓毛通齊詩者自以爲齊詩
致校通魯詩者自以爲魯詩教授韓毛及五經皆然乃所謂
家法耳魯毛傳言法異者各合其自說師法徐防傳言伏見

大學試五經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從家法是說家法字
亦見左雄傳

孝桓紀延熹元年分中山置博陵郡

此書郡國志無博陵郡置郡始此延熹四年自博陵太守孔

彪碑今在曲阜水經沁水注云漢質帝本初元年獻孝沖爲

帝追尊父翼陵爲博陵因以爲縣又置郡焉置郡乃桓帝時

事而以爲質帝郡氏之誤如此

延熹八年初分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

馬貴與曰章帝時穀費乃封錢以布帛爲租則錢帛甚常近

用矣此所云畝稅斂錢乃出於常賦三十取一之外今所謂

稅錢始此

延熹八年四月壞郡國諸房祀祠廟也主漢傳和帝事更老道

悉毀諸房祀惟雷密縣卓茂廟洛陽王漢祠

趙雲松曰延熹中壞諸祠此惟存卓茂王漢二祠馮氏質實

云卓茂宛人王莽時爲密令教化大行云云今按茂本傳其

爲令也在莽秉政之前其去官也在莽居攝之始見幾而行

不污僞命馮氏乃稱其爲令於莽時不農厚誣正士耶當亟

正之

李靈紀熹平五年復崇嵩山名嵩高山

東觀記使中郎將堂典典請兩因改爲嵩高山按堂典典請
兩在熹平四年改名在五年有石闕銘今在登封縣開母廟
中又延篤傳堂作唐

孝獻紀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冬十月皇帝遜位

魏受禪碑首云唯黃初元年冬十月辛未皇帝受禪於漢氏

蓋漢之改元延康魏之借元黃初皆在唐元一年內也

皇后紀漢法常因八月算人

葛洪合張遷碑八月算民不煩於鄉算碑作其蓋省文又史

記作年

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其尊卑者加號長公主

春秋公羊傳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

之公主漢書百官表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注天子不得親主

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父也言父

主其婚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王吉傳漢家列侯尚公主

諸侯則國人承翁主首灼曰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娶諸侯女

曰承翁主。王主見漢書成帝紀注又帝姑曰太主見東方

朔傳

王美人傳初平元年二月葬宏農王於故中常侍趙忠成殯中

趙岐傳云壽城侯傳云壽家與此云成殯即後世生殯壽

殯也

劉聖公傳聖公爲吏始將車遂議立吏始爲天子建元曰吏始

元年

潛研堂集嘗問劉知幾之論范史曰吏始升增改元世祖

稱臣北面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蹟僞其信

然乎曰南陽宗室同時舉義非有素定之分伯升見戮光武

勢不能安雖受吏始官爵亦猶漢高之於義帝耳吏始前無

所承後無所授始則因人以成事繼因失道而破亡史家惡

莽之篡竊地皇而紀吏始之年固爲得之若欲列諸本紀則

失地之君春秋所貶豈宜躋於中興令主之上哉范氏登之

傳首篇中解字而不名準以史法最爲得中劉氏以兄終弟

及例之未免擬不於倫矣

或有謗夫庖人

庖人前書東方朔傳作庖人

劉盆子傳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

蘇子瞻詩但恐珠玉甯君容千載不朽遺樂崇

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

顧亭林曰六朝以前多祀城陽景王及蔣子文之祀最甚

陳留傳阿陽

阿陽之誤河陽自水經潞水注始也前書高帝紀阿陽今俗

書作河陽

公孫述傳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

東觀紀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曹了建

王仲宣曰吾與夫子義貫丹青李善注丹青一色始終不渝

也

來歙傳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

顧亭林曰杜氏左傳注夜半即今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半

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

隅中將近

節與若子處二赦是政不節非所以弭災也乃止一程過書
聞肆大害如何曰大害而肆之其失可知書云青災肆赦言
青則肆之青是自作之罪也災則肆之災是過失之事故也
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公在對十年不放審此兩漢容
三筆云近則六年之間再行覃霽發州富人慮助致以刻核
起家因至田僕之居爲僕父子四人所殺投置杆臼內搗碎
其軀爲肉泥既鞠治成獄而遇已酉恩赦獲免至復登盧氏
之門笑侮之曰助汝何不下前收葬茲事可爲免憤而州都
失於奏論紹興甲寅歲至四赦因盜殺人一切不死惡姦長
惡何補於治哉明儒呂叔簡爲聖賢之學者也其呻吟語一
條云赦何爲者以爲冤耶當罪不明之有司以爲不冤耶當
報無辜之死恨聖王有大慶難枯骨罔不蒙恩今傷者傷矣
死者死矣含憤鬱鬱莫不欲替我者速殛於法以快吾心而
乃赦之是何仁於有罪而不仁於無辜也將殘賊幸赦而屢
逞善員聞赦而傷心非聖王之政也此數條與吳子頗慎無
放一語相發明律略宏獄實經國之至要故備載之

任光傳世祖自勸還復貝不知所向

儒林傳論狼很折札之命則知貝很通用李密陳情表臣之
進退實爲狼很書紀伯真傳上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很
此亦何異游泥之冰博物典彙載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狼很
二足短後二足長狼很很立立狼很很不行

建武二年封阿陵侯

欽齊乘云樂安城西二里有任光家

王梁傳以梁守狐奴令

狐奴縣名最見張堪傳鄧訓傳今順義縣東北二十五里有

狐奴山山之西南百步有漢狐奴縣故址水經注水不流口

奴

拔大梁諸家

史記漢武帝欲于歌謠家浮分淮泗滿久不返今水維緩

實惠傳登燕然山

漢名臣奏云漢得陰山即燕然山匈奴長老過之未嘗不流涕涼

州記云燕然山即烏支山在西郡界塞上曲云燕支落漢家

婦女無顏色

臨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按龍庭即龍城也前書匈奴傳五月大官龍城祭其先天地

鬼神又南匈奴傳作龍祠

馬援傳還書誡之

王伯厚曰呂城公謂馬援還書王祀成子舉司法可戒者以

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

已自言人過何其反也

尤豫未決

袁質甫曰尤字注音以林反恐當時只是猶字借用尤字耳

傳寫之錯致章懷誤音也○又來欽傳亦云尤豫不決盧植

傳論又云尤豫不常

魯不傳大司農劉寬舉至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王在高第

趙嘉傳母夢上流之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為釋服實賜恩寵甚渥

趙雲松曰漢自孝文帝遺詔以日易月遂著為令凡公卿大臣皆不行父母喪漢書翟方進傳方進遭母憂自以偏位宰相不敢踰制遂三十六日而除即起視事是也其有欲行喪者則必須奏請趙嘉傳是也桓焉傳焉為太傅以母憂自乞詔以大夫行喪臨年即奪服桓傳桓以母憂乞身詔以待

鄭均傳東漢李均舍教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此後世在家食俸之始
趙溫傳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中行服鄧騰傳遭母憂乞身行服章達上乃許也直至元初中始改令持服劉愷傳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故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朝詔長史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與城選舉其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多以為不便愷獨奏曰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宜以身先之而議者謂不便者猶獨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太

齊東野語伏字有二音房六切者伏義之伏字書訓何也匿也隱也三伏及伏生赤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烏抱卵也莊子越雞不能伏鵲卵及後漢書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皆是也前書五行志元帝初年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顏注伏字房富反考字書入聲者在屋韻去聲者在有韻烏抱子也禮記羽者嫗伏毛者孕嫗釋文伏扶又切而陽羅祖甲蟲影伏羽蟲體伏史記靈策傳明月之珠生於江海藏于蚌中

映蟹伏之
湧衍傳孔老之論松喬

此與張衡賦皆作松喬謂赤松子王子喬也王褒傳則作喬松而劉昭百官志注又稱松喬

元初後行喪之制又廢考安帝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桓帝永興二年又聽刺史二千石行喪服延

飢者毛食

熙二年復斷此制是終漢之世行喪不行喪迄無定制惟其有不履喪之制而士大夫有獨行已見持服三年者遂以之

功臣表靡有子遺托矣孟康曰托音毛須注今俗語猶謂無

爲毛與此飢者毛食正同文選注君顧耗消也越人多謂無爲耗五代史黃幡綽傳賜緋毛魚袋謂無魚袋也佩觿集河朔人謂無爲毛蓋聲之轉也宋曾幾高齋漫錄錢穆父召東坡喫飯乃盛服豆腐白菜以三者皆白也坡明日遵錢喫飯飯錢忘必獸之有毛者及至則竟日不設飯詎之坡答云酒也毛菜也毛飯也毛借河朔土音以無爲毛也鄧澤傳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

按句法亦從隨弓手弓而可得來

蘇竟傳隨弟

隨字本从走楊堅受封於隨及育天下以字从走故去是作隨王伯厚曰隨襲肉也其不祥大馬是安步也而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

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

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於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司馬貞則主天星之說殆本之蘇竟傳

楊厚傳隨臣

顯亭林曰陰臣謂婦人卽下文宋阿母是也注陰私非

郎顯傳思過金書務消祿悔

顯亭林曰注以祿爲大非也接易復初九無祿悔九家本作多古人多祿二字通用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正義古人多祿同音左傳襄二十九年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祿

異楷傳浮屠不三宿桑下

東漢已有佛書而浮屠字則始見於此及楚王英與陶謙兩傳耳

張堪傳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張考夫曰此歌最有意味既見張君之薄心農事又見省刑薄斂使民得以盡力更見民能自盡其力不改怠荒卽此數語非循吏何以當之

樊豐傳儵字長魚

字書有儵字無儵字知二字是一字也其音本有條田二音荀彧傳字伯條謝承書作條又齊臨問評蔡京三子長曰攸次曰攸次曰儵當時爲之語曰蔡京之後尤蕭條是其證也

○儵字集韻正字並音迢與鱗字同則亦魚類故儵字長魚

虞延傳獄牀幽州從事公孫宏以宏交通楚王而止

前書武帝時有公孫宏爲丞相封平津侯此又一公孫宏也先是又有三公孫宏一在齊爲丞君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爲駱乘一在趙師爲馬士

王堂傳邊城令

錢辛楣曰漢制大縣置令小縣置長此云穀城令而張遷碑稱穀城長蓋縣有大小亦時有更易也

梁冀傳比屋可誅

前書王莽傳堯舜之世比屋可封是書楊終傳亦云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又蜀志卻正傳正民

內殿與宦官黃皓比屋驢經三十年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

鄭元傳公車徵為大司農

先君深源問答云先生未嘗為大司農以有公車之徵後人遂以大司農稱之如華歆薦小同表曰復見故大司農鄭元當時之有冠冠華夏為世儒宗云云是也又中平五年徵為博士不至而朱雋傳亦有博士鄭元之解

其年六月卒

康成傳建安五年春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于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過元隨軍不得已藏病到元城時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是康成得疾歷春夏數月之久紀載甚明乃裴松之引英雄記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此因康成善飲故傳會之真無信之言也

陳眉公曰沙鉢羅可汗建庭於准合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於鐵楊山謂之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為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

賈逵傳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趙雲松曰漢人談語多七字成句大率以第四字與第七字叶韻賈逵傳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楊政善說經京師為之語曰說經與楊子行魯不為趙相就學者常

數百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與魯叔陵并丹通五經書談論

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綸綸并大存許慎博學時人語曰五經

無雙許叔重重平與雙叶丁鴻高才論辯最明京中語曰殿中無

雙丁孝公楊震為人所仰時人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召馴

以志義自勵鄉人號之曰德行拘拘召伯春胡廣練達朝事

京師謠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唐有胡公嵩約以春秋

教人鄉里稱之曰道德彬彬馮仲文第官為洛陽令百姓歌

之曰桴鼓不喧董少平范丹為萊蕪舍居官清苦入歌之曰

飯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郭賀為荊州刺史百姓

歌之曰厥德仁明郭蓋卿郭憲以俠聞時人語曰關東戴

郭子橫戴匡初尚俠時人為之語曰關東大家戴子高堂

傳桓帝嘗受學於周福及即位擢為尚書周福同郡河南尹

厚植有名稱人為之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

遵遠民傳王君公遺軌隱居時人稱曰遲世福東王君公楊

阿若任俠好為人報讎時人語曰東市相研楊阿若但就其

人姓氏之韻而以品題諸協之亦一時風氣然也三國志鄧

騭好賈京師語曰以官易富鄧元茂又吉茂嘲蘇則云仕宦

不止執虎子賈書王坦之字文度時人語曰江東獨步王文

度表秀少時時人稱之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江統字應元時

人語曰雖然希言江應元杜預使周旨等直入孫歆帳擒之

軍中諺曰亂評代戰一當萬荀悅字道明蔡謨諸葛恢亦俱

漢書中嚴時人語曰洛中雖有三編案時質琛爲武帝所

寵詔常移省中語曰上卿不下爲質琛書祖堂與袁詡

齊名時人語曰京師楚楚袁與謝洛中謝祖與袁此齊書

蘇珍之宋世執轡獄平允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

表見袁宋世執轡獄之工時時人語曰能詩能詩陽休之後

周書袁漢爲丞相府參軍府中語曰目下燦爛有袁漢其史

李義深傳劾袁漢李義深宋游道傳見憲能討宋高道有

遲傳謂義深行得中郎子仲文字次武爲安國太守時人語

曰明無雙有于公不賢強禦有次武南史時人以世家往

宦之捷云云上率不落爲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唐書賀德

仁與兄德基俱以文學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又賀

德基賀德仁皆沿此體

鄉人有訟爭觀令視少實不直者終無敢言

顧亭林曰言敢於少實之前發誓平事之如神明也古人文

簡附

張潛傳故長陵令張楷行墓原靈操擬火齊

真人未死而曰故與鄧康成傳汝南應劭自贊曰故太山太

守應山也相同

丁鴻傳太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續

孝廉之舉以止人心勵風俗也無其人則數歲可以不舉

自其人之邑亦不當以數限之東漢之末此途尤爲

洞清故雖大奸惡如曹孟德孫仲謀亦與是選矣

馮異傳父煥病死獄中

前書宣帝紀煥死獄中計獄林曰病也因徒病律名爲煥

謂因以飢寒而死曰煥

趙書傳盜賊夜往劫之否先至門迎盜請爲設食盜漸散奔出

善追以物與之

沈炯傳曰趙善賊封之趙盜賊物是不許盜之偶不爲盜及

盜物之有所不盜也趙善賊之開道劉宋郭原平之立橋梁

何點之林以告官是惟恐盜之小乃爲盜及必爲盜而後可

免有司之刑罰也不已甚乎若管之主獻之宋之吳瑛一語

謂高僧一語謂破可謂語淡情閑懶見雅中然較之無使王

彥方知又未免索然矣

反素復始歸於無端

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及渾淪諸名目皆本列子天瑞篇注僅

引廣雅詩緯

班固傳西都賦招白閣

風俗通白閣古弓名文選以閣爲閣

東都賦正子樂

王伯厚曰正子樂又達李善注亦引大子樂左臣解爲止樂

今本作離樂亦誤

鍾離奇傳光武得來以擊胡

顧亭林曰見當作祝古不字作祝謂以意泰不霸也

王伯厚曰六事自責本苗子黃瓚又謂魯僖公遇旱以六事

自譴本春秋考異郵

楚王英傳晚節更喜黃老學

史記外戚世家呂嬖嬖爲高祖正后及晚節色衰愛弛見古
離真卿傳晚節優塞見碩賦手較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
矣

謠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仁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爲仁祠權載之詩仁祠訪金碧是
也溫公通鑑以祠爲慈非

其還願以助伊蒲寒桑門之盛饌

桑門卽沙門端應經沙門之爲道名桑子捐棄受欲也北史
盧光傳光崇信佛道嘗從周文獵于檀臺山帝遙指山上謂

羣臣曰公等有所見否皆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
是也卽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地得貝鉢錫

杖帝稱歎因立寺焉

中山簡王高傳稱媼前行

史記申屠嘉傳自嘉死後爲丞相媼媼廉謹備員而已注媼
側角切持整貌漢書作躡躡廉謹則媼躡字同又史記酈食

其傳作握繼司馬相如傳委項握繼是書與服志又作謀促
然則媼促繼躡繼五字實一字也

張禹傳爲常山閣長

史學叢書二集

後漢書注又補

顧亭林曰常山郡之縣十八其十二曰縣後漢無此縣

開世祖所省也其地當卽今之故關建武十五年徙徙四代
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居關以東

張禹傳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士民皆以爲有子書之
難於濟涉

史記伍子胥死吳人憐之爲立廟於江世命曰胥山王充
衡吳王殺子胥煮之於鍋乃以鴟夷皮投之江子胥忠報

水爲濤以溺人故言濤丹徒大江設塘所自皆立其祠

陳寵傳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人以爲正夏以爲春

正月稱七三月亦見隋牛宏傳

王充傳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錢辛楣曰論衡作於漢永平間自蔡伯喈王景轉葛稚川之
徒皆重其書以予觀之殆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乎觀其問

孔之篇摘摭至聖自紀之作皆毀先人既已身蹈不韙而宣
漢陳國諸作諛而無實亦爲公正所嘆其尤世終者謂國之

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政之得失世治非聖賢之功吏亂非

無道之致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

之時善惡之證不在禍福嗚呼何其慘也後世謂國之臣是

今而非古動謂天變不足畏詩書不足信先王之政不足法
其端蓋自充啟之小人哉

王符傳隱居著書三十餘篇號曰潜夫論

范書傳載五篇沈梅村寄數軒讀書題筆云潛夫論文辭高

曰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奢簡惡衣謂之節
徐行謂之儼徐疾行謂之遠值不悅謂之偃慢頻來謂之乞
食空過以爲無意來資以爲欲資謙恭以爲不肯抗傲以爲
不遜又云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心苟賢
之不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疏積疏生澗積澗
生非積非生惡心苟惡之不自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將
古今淺薄人情描畫殆盡視絕交論尤淋漓痛快宜大書一
通以置座右

亂生於化

唐以高宗名諱治字故書中治字皆章懷所改或爲化字或
爲正字或爲洗字或爲理字茲見潛夫論華嶠書史治亦作
史化

陳敬王羨傳建初三年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

鉅鹿尹宙碑作鉅鹿縣亭林謂鉅鹿之鹿不當从金錢辛相
謂廣韻注明言鉅鹿郡名後魏弔比干碑陰有鉅鹿伯魏祐
北史有鉅鹿郡守元道隆近見魏靈藏造像記亦作鉅鹿則
鹿之从金舊矣

彭城靖王恭傳永和六年封恭子阿奴爲竹邑侯

竹邑侯相張壽碑立於建寧元年今在城武縣學宮

橋元傳乃心陵墓

此人臣墓亦稱陵與樊宏傳之稱較趙咨傳之稱顧命古人
又賢今則當有所避矣

崔駰傳七依子瑛傳七蘇

七起於枚乘七發猶是第七諫之流文心雕龍云自七發而
下有傳教七激崔駰七依張衡七崔實七七陸機七陳
思七敬仲宣七釋和嶠七張望七謝又文苑英華自七
七關七召注又引七諷七諷七諷七引諸篇傳九七
誤序昔枚乘伯七發綴文之士作者紛馬馬長什七關張
平子作七辯

荀悅傳光武徵以病不至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時向馬及
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傳君而來何也對曰
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
不至

按此與四皓對高祖一直婉各極其妙

任資財千萬父慈卒乘散與九族

前書載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合之此傳
父子同心如是宜其俱不從新室也

徐穉傳陳蕃爲太守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陳仲舉設榻有二徐穉子一榻也周孟玉又一榻也

楊震傳先昇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前

孫述亭曰楊震之死有大鳥震武之生以蛇祥厥後楊氏四
世三公代有清德賈氏誅宦官不成一跌族滅蓋鳥陽物也
翰而登蛇陰類也豈而伏故象兆若此
楊秉傳求事中傷

唐書苗晉卿傳王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言與眾共之也貨而不言其善斯爲曲貨詞而不書其惡斯爲中傷曲貨則受不明而私幸之門故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譴問之術行楊賜傳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

先君靈門隨筆云應劭風俗通管文公出獵見大蛇又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大修家士修身與楊賜傳略同乃知漢人傳述固有此語

張皓傳六世祖良

此明載六世祖良則于房世尚遠遠且神遠也洪容齋張良無援之說頗非

王陽傳載伯玉恥獨爲君子

張倫傳崔駰傳俱有獨爲君子語按韓詩外傳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怙悞蓋伯玉之行也此數語其即恥獨爲君子之義歟

和嶠傳王謙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粟士不必在山澤

袁宏漢紀謀曰夫異士不居山谷居山谷者但其居處異耳德未必有也處人閒有異而人不知己獨知之乃異耳此數語覺曲折有味發宗簡作二句所謂參之太史以著其深也杜根傳太后怒合盛以縶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

袁宏紀則云根先知之召司撲者陰共爲意便不加力故以

撲殺得免按縶范書則根身分更高

李雲傳當有黃精代兒

顧亭林曰李雲本不知是魏故下言陳項虞田許氏爾黃之代赤自是五運之序王莽亦自以爲祖黃帝也

蕭孔上表移副三府

按移副三府卽今揭帖先呈部科也

馬融傳論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

韓昌黎言安存惟恐晚

蔡邕傳奏求正定六經文字

據洛陽御監記邕所書亦祇是尙書周易禮記公羊傳論語是五經非六經范書誤也

邕遂死獄中

邕爲董卓表極爲推重收邕時不聞以此罪之想于允未見此表耳而流傳至今爲後世增一口實才之爲累如此

馬日磾傳王允曰伯喈曠世逸才當續成漢史爲一代大典

王伯厚曰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自云爲郭有道碑無嫌辭則其他可知已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

續成漢史豈有南軍之筆

左雄傳職斯祿薄

王伯厚曰此斯字卽蘇卦斯其所取災之斯按左傳說解曰使臣斯司馬亦作此字解

雄上言文史課職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

上從之

羅核軒物原曰漢文始以策取士武帝加問經疑左傳又加
賈奏梁武帝始以詞賦唐太宗加律判及詩德宗加論及詔
詔按左雄賈奏亦見胡廣傳

維此奏拜重了郎

魏志司馬朗傳朗年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壯大
疑其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以大朗雖稱弱損年以
求早成非志所爲也

周舉傳變復之微

列子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
復變而爲一前書武帝紀九變復貫知言之遠應劭曰逸詩
也

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

王伯厚曰按淮南要略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以鬼神
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荀爽傳爽自破微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

董卓秉政爽以布衣位至三公僅九十五日知己之感過於
禁中耶矣然適足爲家世玷也

李固傳詔書務求寬博

按衡方碑詔選賢良招先選民務在寬伏此書寬博殆與寬
佚同義

令有敢臨者加其罪

以哭爲臨本全傳

趙敬傳司馬一員石於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自
志無時命也未何

嘉古音同歌詩其新孔其舊知一何嘉與何同叶
北河孫賓石

齊乘孫嵩輩在安丘南四十里欽寔寓極太虛宮夢有遺先
生人謁謂欽曰聞君修齊志僕有良友葬安丘其人節義高
天下請載之以勵衰俗及問趙臺卿始悟爲孫賓石也
孫嵩曰出行乃得死友

杞武傳亦有生友死友之舉烈士傳羊角哀左伯桃爲死友
魏武帝令毛玠捐呂臣恩義安爲死友

皇甫規傳屬國都尉李翁

此言李翁頗從貶抑而石刻西狹頌龜池五瑞碑至今現存
又發美無以復知大約史書所載近實而碑辭未免溢美也
張奐傳長子芝字伯英設知名芝弟昶字文舒設善草書

章懷引王愔文志詳伯英事實而文舒獨未之及按博物志
張芝及弟昶皆善草書魏太祖亞之及龍城鋒龍山史記注
即張昶善後漢末人備而世亦不稱與又張懷瓘書斷文舒

爲黃門侍郎善章草伯英時人謂之亞聖章仲將以張芝
極工八分又善隸瘦肩吾書品文舒劣於兄允爲上之中
李嗣真書後品中上品七人張昶卓續九品書人論上中十

三人張昶八分及草又水經注華嶽廟祠堂碑文漢張昶造

自漢元帝又刊其二十餘字一書有重名傳於海內

又生諸君千之故吏門生令自食其報歟

不暇草書

杜密傳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詰同郡劉勝亦白劉告

度如升曰草書之作始於漢黃門之急就章本名章草張芝
雖書斷所謂祖練之規矩縱逸奔放迅速急就也是也厥後張
芝變爲今草較之章草尤爲便捷而晉書衛恆傳乃云愍思
不暇草書似乎草書反屬遲難予瞻所以識也或者又矯爲
之說云古大草書正不苟作故較之楷書爲更遲愚以爲皆
非也草書無不速者若衛恆傳所云則因急速之中不及起
草猶今人所云打草驚鳥書不起草則不免塗抹添改有失
敬謹之意故云東觀漢記唐太宗許臣下用草書惟著名
處用楷書羣臣先楷書而後加草遂爲花押

此與先武紀中反水不收皆用太公望語李白詩水覆難再
收劉勰詩金盆覆難收水
孔融傳兄第七人融第六
大舉兄弟七人止衰附見本傳其餘失載今曲阜孔廟中有
孔謙碑云謙字德讓自尼公廿世孫都尉君之子也則謙在
七人內無疑

李膺傳荀爽謁囑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御李君

年十三喪父

王伯厚曰曲禮少儀之禮廢幼不肯事長不肯者不肯事賢

融父宙卒於桓帝延熹六年正月己未年六十一見宙碑以

東都之季風俗何其天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

融卒年計之則宙卒時融年十一非十三也

掃荀爽謁李膺因爲之御范滂之題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

詔書竟坐寢焉

荀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是過矣

袁爲豫州從事有碑今在曲阜孔廟中又史晨饗孔廟後碑

陳蕃傳朱震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

稱處士孔褒文禮蓋其時尚未爲豫州從事也然褒卒於建

彭禹峰曰漢番之於朱震實武之於胡騰一友人一府掾也

宣元年史晨碑立於二年不知何故

皆能不惜身軀收葬人而又能全其子孫逸若輔俾兩人

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

有後不知蕃與武何以得此於震感哉東漢黨錮極噬鉤連

文帝典論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

一時稱爲士君子者幾不能保其腹背求爲他人計其後事

文

亦難矣他如王調之於李固楊匡之於杜喬其義烈抑又甚

文

梁仲言北海徐慈傳長陳甯阮謂元帥汝南應馬德遠中平
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藝無所假

董卓傳陳霸孔他爲豫州刺史

孔他與孔宙自是二人宙乃融之父許見融傳及重碑他字

公緒鄭泰傳所云孔公緒清談高論嘖枯吹生是也符融傳
及三國志魏武紀並同

公孫瓚傳追擊戰於廣國石門

顧亭林日本紀中但言石門此言廣國石門明有兩石門也

水經注澤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巖絕壁立洞開俗謂之

石門口水經所言乃漁陽之石門非遼東廣國之石門當以

注中柳門爲是通典亦云柳城有石門山

劉焉傳焉騰謀誅李進焉遣更兵五千助之又董卓傳呂布軍

有更兵四反

楊升庵曰以蜀兵爲更兵方言也

張傳傳有病但令首惡而已

首惡之旨首符廣韻自首罪正字通有首自陳及告人罪

曰首前書樂平王傳驕慢不首師古注不首謂不伏其罪也

晉書王獻之傳獻之疾家人上意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

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悅與鄰家婦婚

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後行刑

卽王制王三宥然後用刑之意

任延傳延爲九真太守守轉歸陽令九真吏人生爲立祠

是時王堂拜巴郡太守巴庸清靜吏民生爲立祠又韋晏爲
廣都長甘陵陳二縣合廣都爲生立廟又李憲徵詠餘贊贊
據守光武欲討之廬江人陳服爲從事車駕白馬往諭降
之民乃共立生祠號曰白馬從事按生祠起於莊子祝之
義樂布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樂公社石慶爲齊
相齊人爲立石祠此蓋立生祠之始

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帝善

之遣修渠築堤自梁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

胡昭明曰王景修築堤自梁陽東至海口千餘里則其所

治者卽東漢以後大河之經流也而史稱汴渠又曰汴渠成

始終皆不言河蓋建都洛陽東方之漕全資汴渠故惟此爲

急河汴分流則進道無患治河所以治汴也自平帝以後汴

流東侵日月益甚建武十年陽武令張卬上言河決積久侵

毀濟渠深數十許縣是其時濟水潰敗矣水經河水注載王

景事在梁陽潰湯渠下汴渠卽梁陽水當從此決人不獨石

門渠口也卽帝陽渠中自汴口以東水南流石爲壘通汴

注澤并濟隨亦通河至於岑遠八激堤而其流始絕水經則通

則極小出以岸前波謂之八激堤并時河入濟南千乘則

侵濟處更多故築堤自梁陽千乘海口千餘里永平十三年

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填墾十五年景從

駕東巡至無鹽帝美其功拜河堤使者賜車馬練錢陶丘今